



縮刻唐石經春秋左氏傳

斗

口仁3  
936  
19







春秋經傳集解禧下第七

杜氏 盡卅二年

經卅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  
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  
會諸侯盟于宋  
傳廿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



杞不共也。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秋入杞，責無禮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



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驪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戎

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



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王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傳廿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

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



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  
執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  
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  
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  
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  
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  
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  
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

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  
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  
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  
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  
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  
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  
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  
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



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  
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  
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  
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  
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  
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  
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

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  
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  
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  
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  
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  
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  
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大  
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



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

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鞞。鞞。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



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  
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  
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  
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  
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  
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  
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

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  
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秬鬯一  
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  
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  
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  
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弊王室無  
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



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旣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

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蓋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



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  
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  
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  
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  
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  
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  
奔晉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  
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萋代之師還

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  
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計貳殺  
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  
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  
賞刑之謂也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  
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  
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  
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元咺歸于衛



立公子瑕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負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

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經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傳廿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



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秋大雨雹爲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經卅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傳卅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治廛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廛辭卿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



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  
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  
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  
過也雖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  
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  
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  
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  
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

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秦  
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  
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  
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夫  
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  
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  
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子以



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鄉食有昌  
 獸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  
 備物之鄉食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  
 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  
 晉晉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經卅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  
 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  
 婦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傳卅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  
 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  
 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洸以南東傅于濟盡  
 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卜郊不從  
 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  
 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  
 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作五  
 軍以禦狄趙衰為卿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



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  
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郕何事  
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  
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  
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經卅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  
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  
耳卒

傳卅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  
楚始通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  
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  
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  
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  
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  
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  
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



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予。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經卅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傳卅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



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  
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  
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  
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  
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  
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  
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  
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

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  
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  
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  
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  
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  
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  
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



卷之六  
十一  
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  
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  
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  
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  
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  
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  
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  
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

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  
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  
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鬻鼓使歸就戮于  
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  
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  
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  
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



仲復伐邾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  
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  
不自討乎免曹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擣其妻盥之敬相待如賓  
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  
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  
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  
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  
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  
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  
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  
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冬公如齊  
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晉陳鄭伐  
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  
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



汪外僕鬣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  
下晉陽虺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  
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  
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  
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  
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  
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  
亦歸大子高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

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  
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春秋卷第七



春秋經傳集解文上第八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公孫敖如齊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

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逢蠱目而豺



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  
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  
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  
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  
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  
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  
蹠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暝曰成乃暝  
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

環列之尹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  
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  
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  
之基也般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  
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  
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  
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  
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



為政。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三月乙巳及晉虒父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穀之役二月

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穀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



春秋卷八  
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

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



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

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晉。秋



楚人圍江。雨蝨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衛侯如陳，拜晉成也。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

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詔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秋雨蝨于宋，隊而死也。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



莒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逆婦姜于齊卿

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弃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秋晉侯伐秦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衛甯武子來聘公與



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  
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  
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  
彤矢百玃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  
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冬成風薨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三月辛亥  
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郟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贈召昭公來會葬禮  
也初郟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郟六人叛  
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  
變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  
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晉陽處父聘于衛反  
過甯甯嬴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  
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



春和卷一  
九  
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曰季皆卒經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

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滂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



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  
宜哉。死而奔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  
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  
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  
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  
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  
秩道之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  
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

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秋季  
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  
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  
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  
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  
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  
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  
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



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姁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賈季

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



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  
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  
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  
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郟夏四  
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戊子晉人及秦人  
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  
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  
文公子焉非禮也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  
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矐爲司徒  
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  
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  
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  
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  
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



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  
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  
子印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  
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  
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  
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  
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  
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

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  
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  
嬴且畏偏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  
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  
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  
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  
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  
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



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賊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

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艷舒且讓之艷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姊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



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

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春秋卷八  
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冬蝨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秋襄王崩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穆伯如周弔喪不

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葦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



得作亂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  
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  
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  
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  
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葬曹共公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

先都梁益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  
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  
父士穀蒯得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  
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  
公子龙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  
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  
懲不恪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  
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蔑陳懼乃及



楚平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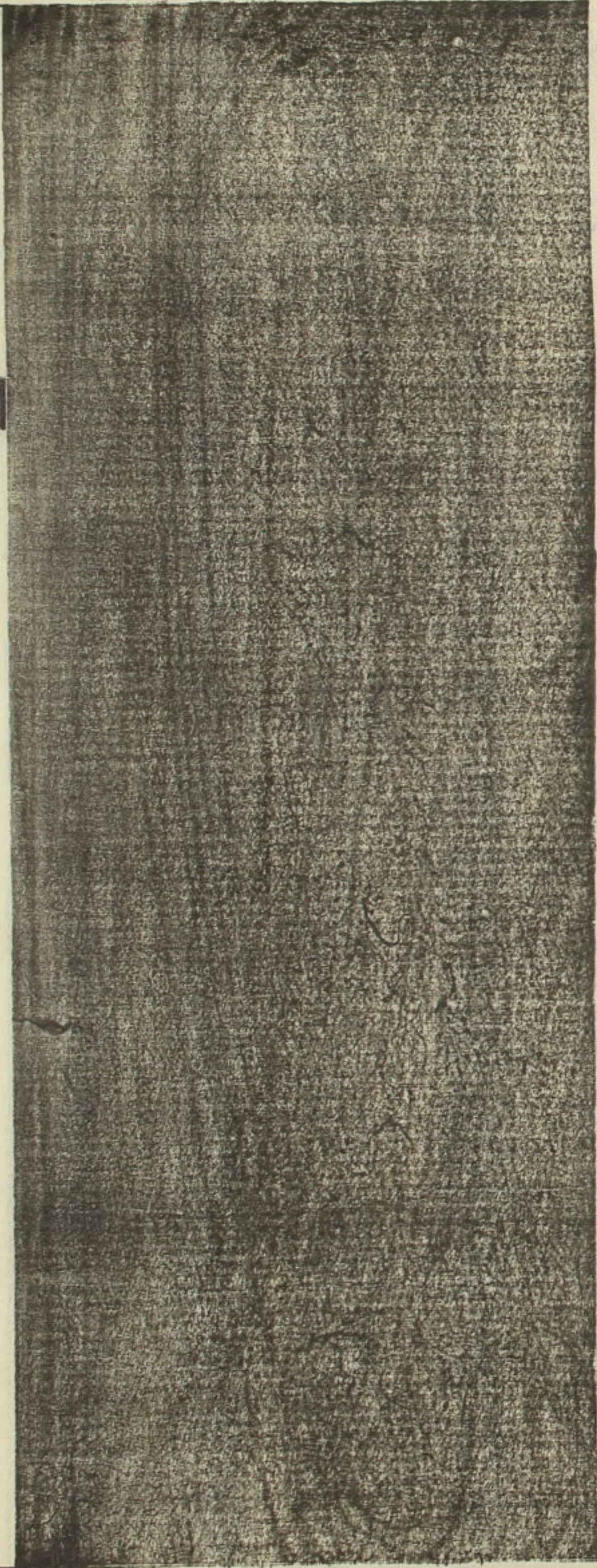
初楚范巫裔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泓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



春秋卷第八  
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  
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  
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  
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  
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  
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  
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從詭隨以謹罔極  
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麋子

逃歸

春秋卷第八





春秋卷八不可成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  
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母從詭隨以謹固極  
華福非辟強也敢愛死以死官乎厥貉之會慶子

# 春秋經傳集解文下第九

杜氏盡十八年

經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  
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  
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於防渚潘  
崇復伐麋至于錫穴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



春秋卷九  
十一  
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  
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  
楚師之不害也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  
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為右富父終甥  
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  
甥搯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  
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  
邢班御皇父克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

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  
公於是以門賞邢班使食其征謂之邢門晉之滅  
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  
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邾太子朱儒  
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  
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



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傳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邾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邾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秋滕

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



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胥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辭祈戰于河十二月戊

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



春秋卷九  
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鄆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  
子遽除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冬  
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  
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  
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  
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

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郤成子曰賈季  
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  
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  
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  
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  
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  
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  
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



爾幣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幣其處者為劉氏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

也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芾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



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來奔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

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畜憾將免我乎爾為之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晉趙盾以諸侯



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  
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周公將與王孫蘇  
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  
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  
襲羣舒使公子變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  
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  
出將如商密廬戢黎及叔麋誘之遂殺鬬克及公  
子變初鬬克囚于秦秦有轂之敗而使歸求成成

而不得志公子變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穆  
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  
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  
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  
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  
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  
許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  
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



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  
不曰公曰夫己氏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  
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  
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經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  
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  
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  
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

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  
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傳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  
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  
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  
亞旅魯人以爲敵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  
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



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  
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  
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  
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  
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  
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  
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  
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

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  
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  
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躡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六  
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  
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齊人許  
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  
也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



春秋卷九  
十一  
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

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經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朝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  
侯盟于鄆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楚  
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  
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夏五月  
公四不視朝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  
鄆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  
辛未聲姜薨毀泉臺楚大饑我伐其西南至于阜

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  
人帥羣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  
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  
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  
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  
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  
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戢黎侵  
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



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  
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  
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  
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  
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  
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  
楚子盟遂滅庸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  
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

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  
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  
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  
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  
馬鱗矐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  
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旣而告  
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弃官則族無所庇子  
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旣夫人將



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侯蒐于黃父，遂



春秋卷九  
十四  
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  
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  
鄭子家使執訃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  
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  
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  
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  
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  
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

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  
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  
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  
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  
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幾以過之矣今大國  
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  
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



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僚  
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  
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  
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  
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秋周甘歆敗戎于  
邠垂乘其飲酒也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爲質于  
晉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  
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

民主偷必死

經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瑩  
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  
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  
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  
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  
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



春秋卷九  
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  
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  
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歆  
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  
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  
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六月葬  
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  
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

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  
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  
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  
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  
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  
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  
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  
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



人謂之哀姜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

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



舒隕斃檮戲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  
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  
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  
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  
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  
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  
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

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  
之渾敦少暉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  
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  
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  
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  
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  
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



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饗殄舜臣堯賓  
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檇杌饗殄投諸四裔  
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  
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  
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  
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  
也舜有大功卅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  
去一凶矣於舜之功卅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宋

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  
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  
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  
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

春秋卷第九







